來自天主的音樂

真正的禮儀音樂是祈禱，是禮儀。不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，也不僅限於為我們提供喜悅或美感；幫助我們收斂心神，將我們置身於天主的奧秘之中。

一篇關於禮儀中歌唱和音樂的文章。「真正的禮儀音樂是祈禱，是禮儀。不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，也不僅限於為我們提供喜悅或美感；幫助我們收斂心神，將我們置身於天主的奧秘之中。」

Cantemus Domino, gloriose enim magnificatus est!「我要歌頌上主，因他獲得全勝。」[1] 在復活節前夕的禮儀中，以最美妙一致的方式，將以色列人通過紅海的壯觀與歌唱結合起來。當我們「觸碰」到天主的接近，這種欣喜的聖樂自然而然地發出。對於選民而言，分開紅海海水的奇蹟，成為天主與我們有多麼親近的徵象。聖詠經常回應這個事實。[2] 現在，在教會時代，這個事件向我們講述了關於洗禮聖事、關於聖十字架、關於天堂……向我們講述我們的生活，和天主在彼岸為我們準備的永生。這個新的永生，「是天主為我們預備的生命，不僅是將今生簡單地美化一下：這個生命超出我們的想像，因為天主藉著祂的大愛和慈悲，不斷令我們驚奇。」[3]

面對「驚喜之神」[4]，一位更新一切的天主，[5]「言語變得無用，因唇舌已不能表達。理智靜止了，不需思考，只需注視！靈魂開始詠唱新歌，因它感到自己整天在天主愛的注視之下。」[6] 看到我們的天主以祂的新奇觸動我們，讚美與崇拜的歌曲與沈默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。歌曲與沈默兩者的關係極為密切，因為它們表達了單純的言語永遠無法表達的內涵。這就是為什麼禮儀將它們保留到最崇高的時刻。「在教會的歌唱，有人說，因為只靠說話不足以表達她祈禱的渴望。你，身為基督徒，特選的基督徒，應該學習按禮儀高歌。」[7]

一首新歌

從人的角度來看，是全然沒有逃脫的活路的。這就是被困在紅海和埃及軍隊之間選民的危境；在他們前面的是海的阻擋；後面則是武裝的戰士。敵人說：「我要追擊擒獲，分得獵物，才心滿意足；我要拔刀出鞘親手斬滅。」[8] 教會也經常面臨這樣的情況：受到那些想要從地上絕滅她的人的攻擊，或者至少想掏空她超性的特徵。

但是，天主與我們同在，就像祂過去與以色列人同在一樣。當人類面對似乎無法解決的情況之下，祂的光榮卻強烈的照耀著反對祂的法老王，以及各個時代法老王的權力。在意想不到的狀況下，海洋為我們分開、開闢新道路，並再次因對抗敵人而關閉起來。「但你一噓氣，海將他們覆沒，像鉛沉入深淵。」[9]

聖經的原文並沒有告訴我們，希伯來人走在旱地、穿過海洋、水牆在他們的左右時的想法。只有在最後，聖經才轉向以色列人，並向我們表達了他們的反應。「以色列人

都敬畏上主，信了上主和他的僕人梅瑟。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唱了這篇詩歌，歌頌上主說：『我要歌頌上主，因他獲得全勝，我要向上主歌唱，因為他榮耀地勝利。」[10] 他們懷著敬畏和更新的信心，情不自禁地以一首「新歌」回應天主。[11] 聖經為我們這麼敘述。

我們無法知道那時的音樂是什麼樣子。沒有人能夠記錄下來，也沒有通過口頭傳統傳遞給我們。但是，一定是充滿了誠摯的感謝和深情的崇拜而動人心弦的：任何局外人都能清楚地見證到天主在那首讚美詩中的存在，彷彿那些歌唱的人一樣。

在此事件之後，以色列人在沙漠遇到了更多的困難。首先，是瑪辣的苦水被木頭（十字架的徵象），變成了甘甜，[12] 往後，選民在西奈沙漠經歷的千辛萬苦，儘管我主為他們提供了瑪納和鵪鶉，以減輕他們的負荷。後來還提供了瑪撒和默黎巴的水。天主似乎總是在困境中提供幫助，人們也重唱新歌。他們希望當一切都成為新歌時，那決定性的一刻就會來到。

基督的降臨，帶給我們一勞永逸的救援。「救恩來自那坐在寶座的，是我們的天主，並來自羔羊！」[13] 這首永無止境的新歌已經開始詠唱了。儘管如此，我們仍然在等待它完全應驗的那一刻，就像在默示錄中所描述的一樣[14]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教會已經到達了應許的福地。但是她仍然繼續地穿過她沙漠的朝聖之旅，這也是為什麼禮儀稱她為「旅途中的教會。」[15] 實際上，聖經語言中「新」這個詞，「並不是指喚起了某個外在新鮮的詞句，而是指使希望得以保全的終極圓滿。因此，它唱著邪惡的歌聲、歷史的終極……最終會沉默。然而，這個消極面會被更寬敞的積極面所取代，即將出現的新世界，一個喜樂的新世界。」[16]

來自天上地下的音樂

「當羔羊接那書卷的時候，那四個活物和那二十四位長老，都俯伏在羔羊前，各拿著弦琴和盛滿了香料的金盂，這香料即是眾聖徒的祈禱，他們並唱新歌。」[17] 聖經並不諱言天國音樂的存在，且以冷靜嚴肅的態度提及。這不該讓我們感到驚訝，因為「天主不是孤立的，而是光輝和歡樂的愛，向外傳播，光芒四射。」[18]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當至聖聖三迎接聖母進入天堂時，音樂一定伴隨著她的。天使們等待著即將來臨的母后，她的身體和靈魂。音樂莊嚴肅穆；表達了美麗的喜悅和細緻。聖母在輝煌中現身，已將人類帶入至聖聖三核心的聖子，恭迎祂的母親。

世上的禮儀，儘管我們沒有注意到整體的美麗，也許是由於外在環境或我們自身情況；世上的禮儀，也是「宇宙聖殿－復活的基督的崇拜，祂的手臂伸展在十字架上，以天主永恆之愛擁抱了世人。這是寬敞開闊天堂的崇拜。」[19] 因此，彌撒的頌謝詞總是在結束前邀請與天使和聖徒們一起高歌，唱聖、聖、聖。天上和地下在聖、聖、聖中結合一氣。「歷經千萬年，我們一起高歌，歌唱黏合了天與地，天使與人類。」[20] 正如聖施禮華寫道：「我與天使們一起朝拜讚頌，毫無困難，因為我知道，當我舉行彌撒

聖祭時，他們都環繞在我的周圍，一同朝拜至聖聖三。」[21]

當然，在天使向牧羊人宣布耶穌誕生的喜訊時，「路加聖史並沒有說天使們在唱歌。他非常冷靜的說：『一大隊天軍讚頌天主說：天主受享光榮於高天！』（路 2：13f）。但是我們總明白，天使的言語有別於人類的言語，特別在這個宣報歡樂至聖之夜，他們以歌聲讚美天主天上的榮耀。所以這首天使之歌，從亙古以來就被公認為是來自天主的音樂，實際上，在邀請所有被天主所愛、心中充滿喜悅的人一同高歌。」[22]

這是教會豐盛的禮儀音樂創作的發展框架，從以色列人的祈禱開始：努力進入天主之美的和諧，以便窺見天堂。「禮儀是天主的時間和空間，我們必須把自己放在天主的時間、天主的空間裡，而不偷看我們的時鐘。禮儀正是在進入天主的奧秘；將自己潛入奧秘，並且臨在於奧秘之中。」[23] 聖施禮華寫道，在舉行彌撒聖祭的當下，「時間應該是靜止的」。[24] 在天主的臨現下，一個純粹工具性的、現實的想法或看法是不妥當的。「美的呈現，美麗的表現讓我們高興，而不必多問那有什麼用處。天主的榮耀，所有美的源頭，使我們爆發出驚訝和歡樂。」[25]

在每個人的範圍內

我們參與禮儀聖歌表達我們的愛，我們的「奧秘感」[26]，這導致我們暫時把對效率的追求放在一邊。不論個人的職業和家庭狀況如何，我們通常可以為禮儀帶來一種以特殊方式促進對天主崇拜的「觸動」。也許這樣做，可能會違背我們也是其中一部分的實用文化。但通過給予禮儀所需的時間，憑藉我們信仰的簡單輝煌，我們能幫助將世界帶到天主面前。我們讓祂生活在我們現代生活的喧囂中，教我們如何捨得花時間在祂身上。「為不少教友而言，他們常有足夠的餘暇去投入他們的交際生活（一點也不着急）。在他們的職務上、餐桌上和娛樂方面，他們的時間都很充裕（也是一點都不着急）。但他們卻催促神父，焦躁地想要縮短神聖祭獻的時間。這不是很奇怪嗎？」[27]「信仰是愛情，因此創造出詩歌和音樂。」[28] 如果我們的信仰是活生生的，我們也會更像那些早期的基督徒一樣，聖保祿鼓勵他們全心全意的歌頌讚美上主。[29]

因而，禮儀聖樂的關鍵並不在於感情用事或是在於審美情趣，而在於一個愛的流露，想要「用溫柔的心對待天主。」[30]，而非「一種乾枯的，毫無生氣的信德。」[31] 就像我們會在生活中的慶節裡，懷念音樂一樣。因此想要以同樣的方式提升禮儀，是理所當然的。有時候，在平日的禮儀慶祝中，簡短的虔誠讚美詩可能就足夠了：例如 *Adoro te devote* (我今虔誠朝拜) *Ave Maris Stella* (萬福，海洋之星)，等。然而，在慶節的日子，則可看參與者的才能，音樂更應受到重視。我們可以詠唱部分的彌撒－光榮頌，聖聖聖等－甚至可能有風琴伴奏。

長久以來，教會已經發展了珍貴聖樂的傳統。基督宗教崇拜方式的新穎性導致尋求新的詩歌體和音樂形式，因而將祈禱提升到令人難以臆測的高度。「詠唱聖詠適合人聲，但要詠唱讚美詩則是適合天使和那些像天使一樣過生活的人。」[32] 因此，羅馬禮儀強

調在慶祝彌撒時，最合宜祈禱的選擇是葛利果聖歌。[33] 例如，祭台上使用的羅馬感恩祭典包含了感恩經結束時的聖三頌音樂，和其他祈禱文。

在基督宗教聖樂的偉大曲目中，我們可以找到適合各種情境和才華的讚美詩，從簡單的旋律到複雜的複音和弦。還有一些更新的作品源於特定的文化，其音樂與天主的奧秘細針密縫。更傳統的或更現代的作品，都可在信友使用的歌本中找到。在特定的時間和場合，也可以提供更適合的讚美詩的集合本。

擁有更多音樂才華的人，可以在這裡做出重要的貢獻。他們努力付出自己的創造力，使得敬拜更有吸引力，也將使他們對天主更加慷慨，因為他們將時間奉獻給上主和其他人，等同奉獻出相當於亞伯爾的犧牲。[34] 無論如何，在這方面付出同等的努力是值得的，就好像為慶祝生日做準備一樣，他們為屬於基督宗教文化的讚美歌曲學習練習，為充分表達出真實的禮儀品味，並為我們的祈禱敞開一個管道。因為在禮儀中，我們與天主同在，祂因我們的歌唱而喜悅。

崇拜的語言

在禮儀中，音樂不僅僅是給予伴奏或裝飾。也不是在詮釋某個宗教主題，為引起人們的注意。在任何一種情況下，聖樂都得與慶祝活動並行，實際上，它們正應該是同一回事。[35] 真正的禮儀音樂是祈禱，是禮儀。不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，也不僅限於為我們提供喜悅或美感；幫助我們收斂心神，將我們置身於天主的奧秘之中，引導我們去崇拜、去沉默－以其特有的語言之一。正如教宗提醒我們的：「沉默守衛著奧秘」。[36]] 如果音樂來自天主，就不會與沈默相抗衡而會引導我們真正的沉默，心靈的沉默。

禮儀所提供的沉默時刻：在彌撒開始時、在懺悔儀式中、紀念生者亡者、在感恩經……等，都在邀請我們在崇拜中收斂自己，為我們領聖體的時刻做好準備。「如果我真的要與他人溝通，我必須認識他；我必須能夠沉默地靠近他、傾聽他、並親切地看著他。真正的愛和真正的友誼總是通過雙方充滿尊重和崇敬的注視、強烈而優雅的沉默的滋養，所以相遇是深刻、個人的，而非虛浮的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如果缺乏這個幅度，聖事共融本身可能就成為我們虛有其表的行動。」[37]

禮儀就是我們的天國，而針對禮儀的親密核心，教宗在一篇講道中問到：「你和我，我們都在朝拜上主嗎？我們轉向天主，只是為了向祂求情，感謝祂，或者我們也轉向祂、崇拜祂？那麼，朝拜天主是什麼意思？這意味著學習與祂在一起，這意味著我們停下來與祂談話，這意味著感覺祂的存在是最真實、最好、最重要的，超過一切……；崇拜上主意味著我們相信祂是唯一的天主，我們生命的天主，我們歷史的天主。」[38]

Carlos Ayxela

---

[1] 出 15：1。
[2] 參詠 65（66）; 77（78）; 105（106）; 135（136）。

[3] 教宗方濟各，三鐘經，2013 年 11 月 10 日。
[4] 教宗方濟各，聖瑪爾大講道，2014 年 1 月 20 日。
[5] 參默 21：5。
[6] 聖施禮華《天主之友》 307。
[7] 聖施禮華《道路》523。
[8] 出 15：9。
[9] 出 15：10。
[10] 出 14：31-15：1。
[11] 參詠 32（33）; 39（40）; 95（96）; 97（98）; 143（144）; 149。
[12] 參出 14：22-25。
[13] 默 7:10
[14] 默 5：9-10; 14：3。
[15] 羅馬感恩祭典，感恩祭第三式。
[16] 本篤十六世，覲見，2006 年 1 月 25 日。參詠 143（144）。
[17] 默 5：8-9。
[18] 本篤十六世，講道 ，2012 年 2 月 19 日。
[19] 本篤十六世，覲見，2012 年 10 月 3 日。
[20] 本篤十六世，講道 ，2010 年 12 月 24 日。
[21] 聖施禮華《基督剛經過》89。
[22] 本篤十六世，講道 ，2010 年 12 月 24 日。
[23] 教宗方濟各，講道，2014 年 2 月 10 日。
[24] 聖施禮華《鍊爐》436。
[25] 本篤十六世，講道 ，2010 年 12 月 24 日。
[26] 聖若望保祿二世，通諭《活於感恩祭的教會》2003 年 4 月 17 日，49。
[27] 《道路》530。
[28] 本篤十六世，覲見，2008 年 5 月 21 日。
[29] 參弗 5:19;哥 3:17。
[30] 《天主之友》167。
[31] 《鍊爐》930。
[32] 奧利振，講道，詠 119（118）：71。
[33] 參《禮儀憲章》116。
[34] 羅馬感恩祭典經本，感恩祭第一式。參創 4：4。
[35] 參《禮儀憲章》112。
[36] 教宗方濟各，聖瑪爾大講道，2014 年 12 月 20 日。
[37] 本篤十六世，講道，2012 年 6 月 7 日。
[38] 教宗方濟各，講道， 2013 年 4 月 14 日。